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李景阳 / 著

白桦林的灵感

一个

艺术王国

的文化漫步



Inspiration of
Birch Forest
— Cultural
Roam in the
Kingdom of Ar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白桦林的灵感

——一个艺术王国的文化漫步

Inspiration of Birch Forest

——Cultural Roam in the Kingdom of Art

李景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桦林的灵感：一个艺术王国的文化漫步/李景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1114 - 9

I. 白… II. 李… III. 艺术 - 鉴赏 - 俄罗斯 IV. J055.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7155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白桦林的灵感

——一个艺术王国的文化漫步

著 者 / 李景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胡三乐

责任校对 / 刘庆德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75 字 数 / 34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14 - 9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随想曲”	1
一个“盛产”艺术家的国度	1
俄罗斯：年轻又聪明	3
俄罗斯：时而忧郁，时而爆发	5
关于俄罗斯艺术的絮语	10
解题“白桦林”	13

上篇 大师追影

格林卡	19
李斯特的发现	19
教堂钟声与农奴乐队	20
俄罗斯歌剧的誕生日	21
他是“黏土”	23
柴可夫斯基	25
“启蒙太晚”的大师	25
坎坷作曲路	27
饱受争议	30
永不谋面之爱	31
“绝情”之谜	33
死因的探究	36
永远的“悲怆”	40

拉赫玛尼诺夫	42
不安分的少年	43
一个低谷紧接着一个高峰	45
第一次“逃亡”	47
回到庄园	49
第二次“逃亡”	52
“威严的钢琴家”	54
迟到的祝寿贺电	56
斯特拉文斯基	58
“已届弱冠之年”	58
芭蕾起家	60
他见证两次世界大战	62
“音乐变色龙”	64
“美感的数学”	65
三个时期	67
斯氏其人	70
80岁回访故国	72
长眠威尼斯	73
普罗柯菲耶夫	74
音乐神童	74
异乡的郁闷	76
回归故国，喜忧参半	78
他被磨秃了棱角	80
艰难出世的《战争与和平》	82
在作品的延宕中逝去	83
肖斯塔科维奇	84
两枚“重磅炸弹”	85
不情愿的抛头露面	87
腼腆，然而坚强	88

他被“碾碎”了	89
他无所适从	91
遮不住的灵光闪现	93
不曾期待欢乐	95
 霍洛维茨	 97
初出茅庐	97
一根独苗	99
当“替补队员”	99
“一箭双雕”	100
“雷神”的秘密	102
并非“见好就收”	104
流汗的复出	104
再一次退隐	105
他其实是勤奋的	106
 海菲茨	 108
名册上的两个“海菲茨”	108
神童征服克莱斯勒	109
他的演奏是“尺度”	110
他并非“冷冰冰”	111
萧伯纳：你能否拉一个错音？	111
“世纪神弓”	112
 罗斯特罗波维奇	 114
里根向他祝寿	114
他的“老搭档”	115
“鲜果与罐头不同”	115
 列宾	 117
“我是你们的”	117
《伏尔加纤夫》的出世	118

4 | 白桦林的灵感

名画“遇刺”	120
肖像画的巨匠	122
苏里柯夫	124
哥萨克的后代	124
《女贵族莫洛佐娃》的成功	125
“悲情画家”	126
列维坦	128
“忧郁骑士”	129
他爱黄昏	130
厚重的哲思	132
列维坦与契诃夫	133
康定斯基	135
“半途出家”	135
一步步走向抽象	136
全新的美术理念	138
一个勇敢的“青骑士”	140
颠簸的一生	142
塔特林	144
从“立体”到“构成”	144
探索“三度空间”	145
他比毕加索走得更远	146

下篇 艺苑撷拾

• 音 乐 •

震惊世界的音乐新军	151
巴拉基列夫小组	154
难见原作的作曲家	157

他并非“好为人师”	161
要自由，也要传统	164
他未成为“第六人”	168
是命运交响曲还是“婚姻交响曲”？	172
超级大师的“小曲目”	175
他的“奇迹剧”理想	179
献给医生的协奏曲	182
《春之祭》和《三乐章交响曲》	185
十月里，音乐悄然变化	189
命途多舛的《麦克白夫人》	192
交响曲的坎坷：从“第一”到“第六”	195
空袭中诞生的交响曲	199
执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04
修改《娘子谷》	207
爵士乐的难产	210
不再“为抽屉写作”	213
俄苏歌曲一瞥	216
摇滚乐“国产化”	219

• 芭 蕾 •

从“席间芭蕾”说起	222
芭蕾在冬宫复活	224
把芭蕾还给世界	227
俄国人在美洲点燃芭蕾火种	230
革命的《睡美人》	233
瓦冈诺娃和乌兰诺娃	235
从戏剧芭蕾到交响芭蕾	238

• 绘 画 •

绘画世俗化的先声	241
巡回展览画派：在叛逆中诞生	245
巡回画派，群星灿烂	249

植根乡土的现代派·····	253
“艺术世界”的追求·····	257
众位“先锋”，各领风骚·····	262
现实主义的延伸·····	267
绘画语言的“多元化”·····	272

• 雕塑与建筑 •

莫斯科建筑——时代的投影·····	275
是地铁还是博物馆？·····	281
艾尔米塔什的沉浮·····	284
“青铜骑士”·····	287
斯拉维杨卡河畔的行宫·····	291
帝俄时代的雕塑家们·····	295
苏联时期的雕塑家们·····	298
胜利广场上的艺术奇迹·····	301
后记·····	305

写在前面的“随想曲”

写俄罗斯艺术，涉及门类很多，可谓洋洋大观，有意“宏论”一番，却觉得无从下笔，于是撷取断片的思绪，信笔由缰，随意写来。但把它摆在开篇的位置上，却又不敢像模像样地称“前言”或“绪论”，只得附会一个音乐的概念，就叫它“随想曲”吧！

一个“盛产”艺术家的国度

当列举世界上最耀眼的艺术大师的时候，不管是在艺术的哪个领域，我们总躲不开俄罗斯的才子们。假如开一个包罗各门艺术的“奥运会”的话，不必怀疑，俄罗斯在各个“比赛项目”中都有摘金夺银的“选手”，这就不能不令人在惊诧之余去猜想，俄罗斯人为何这样富于艺术的才华？这也就是笔者执意要为一个国度的艺术大费笔墨的原因所在。

占了“文学艺术”半边天的文学不必说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蒲宁、纳博科夫等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巨匠。本书只谈“艺术”这一块，有关文学大师的话留给别人去说。

单说艺术的各个门类——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一长串响亮的名字恐怕大家都不陌生。交响乐是音乐的最高级形式，登上这巅峰的有俄罗斯的一大群人，最早的是“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后来的有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苏联时期则有普罗柯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在他俩之前，还有早就走出国门的被称作“现代音乐之父”的斯特拉文斯基。在绘画方面，勃留洛夫、菲多托夫、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谢洛夫等不仅发展了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而且把世界绘画的写实技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现代主义绘画流派里，俄罗斯也不乏世界级的代表人物，为首的是抽象派绘画的开山祖康定斯基，至上主义的创始人马列维奇和构成主义的鼻祖

塔特林，还有被称作“超现实主义先驱”的夏加尔。芭蕾方面，20世纪50年代来过中国的乌兰诺娃的名字应当不陌生，更早一些的彼季帕、巴甫洛娃、瓦冈诺娃和巴兰钦也都是芭蕾史上的巨擘。雕塑方面，即使各位不一定多有留意，但一件在苏联电影片头反复出现的雕塑至少对老一辈国人是不陌生的，这就是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字样一起打上银幕的双人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庄员》，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摩希娜。

光列举各界大师的名字还不够，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可能被忽略的事实。

其一，是，当今世界上众多挂着不同国度招牌的演奏家，追到根上，其实都是在俄罗斯或苏联境内土生土长的。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俄罗斯或苏联艺术家常常是“墙里开花墙外红”，似乎向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输送艺术人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俄罗斯的身上，其中美国又是最大的“受益国”。特别在演奏家方面，我们在文献中看到了太多的这样的称谓：“美籍俄国小提琴家埃尔曼”、“美籍俄国小提琴家海菲茨”、“美籍俄国小提琴家米尔斯坦”……。小提琴家梅纽因、斯特恩都是“祖籍俄国”，小字辈的克莱默也是。堪称世界钢琴泰斗的“美籍”霍洛维茨出生在乌克兰，年轻一些的阿什肯纳吉则称“冰岛籍苏联钢琴家”。再说大提琴家，梅斯基应当是最走红的，他是“苏联人”；他的老师——80岁的老寿星、“世界级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1975年才从苏联移居美国……

当然，说俄罗斯盛产艺术家，还得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有些大师成功在西方，也不是俄罗斯族人，但俄罗斯也是他的“音乐故乡”。比如有小提琴“泰斗”之称的海菲茨。他1901年出生在立陶宛，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迁居美国，而苏联是1922年成立的，按说，把他算作俄罗斯演奏家或苏联演奏家都“证据不足”。但好多音乐书籍都把他列为俄罗斯演奏家，说来也不是全无道理。海菲茨从9岁起进入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从师于著名音乐教育家奥尔，一学就是六个年头，俄罗斯对于他一生的成功无疑是决定性的。这又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片土地为何那么肥沃，以至于哺育出那么多的艺术英才呢？

其二是，俄罗斯芭蕾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芭蕾艺术自从兴盛于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曾有过一段“低迷”期，当时，正是俄罗斯的艺术家们擎起了世界芭蕾的大旗，杰出的艺术活动家佳吉列夫和舞蹈家巴甫洛娃等承上启下，功不可没。还有一件事，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俄罗斯的芭蕾大师巴兰钦把芭蕾的火种带到纽约，才使北美有了这种高雅的舞蹈，而巴兰钦又以美国为基地，给古典芭蕾灌注了现代精神，接着，又把这种新芭蕾推广

到全世界。

其三，须注意，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俄罗斯也是个“老资格”。自从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发明了电影之后，这种崭新的艺术就在俄罗斯找到了最重要的表现手段，这就是作为镜头衔接和组合手段的“蒙太奇”。正因如此，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名字在世界电影史上成了永远的丰碑。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苏联电影《战舰波将金号》本是一部黑白片，不甘寂寞的艺术家突发奇想，用手工的方式将胶片上战舰的旗子染成红色，这举动，成了彩色电影的先声。当然，本书未专讲电影，但说到俄罗斯的艺术成就，不能不略带一笔。

若再扩展一下，俄罗斯的戏剧成就也一样令世界瞩目。世界上有三大表演体系，其中之一，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学派。这些就不细讲了。

总之，俄罗斯的艺术成就是全方位的，讲世界艺术，不能不讲俄罗斯，讲俄罗斯艺术，就是讲世界艺术。看完本书，相信不会有人对笔者的说法持有异议。

俄罗斯：年轻又聪明

谈俄罗斯的艺术之前，不能不说说对它的文化的总体印象。“一言以蔽之”，很难。但有两个特点似乎很鲜明：俄罗斯“年轻”而又“聪明”。或索性用个“人格化”的说法：俄罗斯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不妨拿古老的中国当坐标，看一看俄罗斯文化的“资历”。中国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热潮过后千余年，俄罗斯才开始使用文字，这差距可是不小！它的文字是“借”过来的，一个保加利亚的传教士为了在俄罗斯境内传教，将拉丁文做了些改造，从此这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字——基利尔文就成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字。不过这文字在12~13世纪之前，还是写在白桦树皮上或牛皮上。中国的造纸术是经过好多年后才经过欧洲的中转传到这里。而中国的造纸术起于西汉而完成于蔡伦，应认为是纪元初年的事。顺便说说，中国茶叶传入俄罗斯也经过了欧洲的“中介”。再说书籍。俄罗斯最早的典籍为手抄本《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写于1056~1057年；其他的典籍如《往年纪事》、《伊戈尔远征记》等都写于公元1100年以后。中国的古籍不必细说了，“四书五经”都出在纪元前，而对周朝的精确年号的记载则始于公元前841年。

但俄罗斯这个“青年”有很好的天赋。戏言之，或许因为大森林中太

富有的负氧离子滋养了这个最早叫作波利安人的年轻的民族。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真有点像吸水的海绵。它一旦接触到新鲜的东西，就表现出极敏感极快捷的“吸水性”。而且一旦拿来了“舶来品”，消化吸收也罢，生吞活剥也罢，就立即创造出辉煌。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罗斯的情况正用得上中国的一个成语——“一穷二白”。“白”，指文化。怎么“白”？至少，从 13 世纪即已萌动的欧洲文艺复兴好像对它全无触动，就文化形态说还完全是中世纪的，至少，欧洲已有的文化设施全然不见踪影。但彼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一铺开，博物馆有了，公共图书馆有了，大学有了，美术研究院有了，专业剧院有了，科学院有了，新闻报纸也有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18 世纪的初年。那时正是中国清朝的康熙年间。只就这方面说，它一下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何以见得？只拿文化设施说，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据说是清末的南通博物苑，始建于 1905 年；中国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据说由美国人在武昌所建（1903），次年，则有了国人创办的湖南省图书馆。大学，虽说中国西汉时候就有了“太学”，但近代模样的国立大学该首称 1898 年由清政府办的京师大学堂。我们早就有了“翰林院”，而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院的诞生则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中国最早的刊物的出现也都是 1900 年以后的事。这些不细说。历史的赛跑就是这么参差不齐，飘忽不定。当古老的东方大国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时候，“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却借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离欧洲近些）的便利忽然跑到前面去了。俄罗斯近代的这一步大的历史跨越的确惊人。因此说，俄罗斯“年轻而又聪明”。

俄罗斯的“聪明才智”，自然更表现在它的艺术才能上。艺术细胞，各个民族都有。俄罗斯艺术的民族遗产在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方面都有。但它在吸纳西方艺术精华之前，还见不到一个世界级的大师。有西方人说接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俄罗斯艺术不过是“一方的土特产”，这话不免有贬低民族艺术的成分。然而就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来说，缺少了西方文化的滋养，它的素朴的艺术就谈不上升格为近现代艺术。应该写在功劳簿上的，还是那个由彼得一世开了头又由叶卡捷琳娜二世继往开来的“理智和启蒙的时代”。整个 18 世纪，俄罗斯虽然没出什么世界级大师，群星灿烂的局面是发生在 19 世纪，但 18 世纪可是个酝酿顶级艺术的打基础的阶段。

18 世纪的开明君主为艺术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请进来，走出去”。为装饰圣彼得堡的夏园，从意大利威尼斯购买了大量雕像；为建一座“青铜骑士”雕像，让一位法国人（法尔科内）在俄国工作了 12 年；整个的圣彼

得堡城都由外国建筑家做整体设计，这是“请进来”。彼得一世时代，一位德国大公（戈尔什金斯基）率领一个乐队到圣彼得堡，演出之后，大公打道回府，乐队演奏员们却落地生根，组成了俄罗斯第一个皇家乐队，从此奏响了俄罗斯交响乐的先声，这也是“请进来”。叶卡捷琳娜时代，一个意大利作曲家（弗·阿拉阿伊）给俄国作家写的俄文脚本谱了曲，这“杂交品种”的歌剧（《柴法尔和普罗克里斯》）的首演竟成了俄罗斯歌剧的诞生日（1755年2月3日），这也是一种“请进来”吧！“走出去”，就不必多说了。彼得一世在世时，派了不少青年到国外学习绘画，而后由他们带来了世俗人物肖像画的新品种，才改变了画家只画宗教圣像画的局面。

思想开放的君主为俄罗斯艺术做的第二件好事，是大力兴建“基础设施”。1743年，圣彼得堡建成了一个由意大利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设计、能容纳1000人的歌剧院，专为宫廷和贵族服务，只演由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的戏剧。1756年，建立了俄罗斯首家国家大剧院。1776年，莫斯科大剧院的前身——彼得罗夫剧院也诞生了。到18世纪末，“城堡剧院”已遍及全国。1772年，圣彼得堡还出现了音乐协会。尤其该说的是，有世界“四大博物馆”之称的“艾尔米塔什”，也始建于18世纪。

18世纪，的确是俄罗斯艺术“起飞”的时期。19世纪，各个艺术门类（包括文学）的一大批艺术家雄姿勃勃跻身世界的前列，归根结底是18世纪“改革开放”的结果。总共二百年，俄罗斯由一个只有素朴民间艺术的国度一举成了当之无愧的“艺术王国”。单看这一点，俄罗斯不是“年轻而又聪明”吗？

接着，对于文艺细胞特别优胜的俄罗斯民族，笔者不免冥思苦想：他们的艺术天分从哪里来？有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这个想头实在毫无依凭，只能想当然地胡诌一番。姑且，从它的民族性格下手吧！

俄罗斯：时而忧郁，时而爆发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忧郁就没有艺术。很多美学家透露过这个意思。西方美学家卡西尔说过：“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是在相反的两极——快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他还说：“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音调到最高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颤动。”（《人论》）这话说得也许有点晦涩，但所论中肯。

悲哀，忧伤，是人类七情六欲的重要侧面，艺术的表达岂能与它们无关！其实，国语的类似说法更加简洁明了。《隋书》有言：“音韵窈窕，极于哀思。”（卷十四·志第九·音乐中）。西汉文学家刘向说：“发声清哀，远动梁尘。”（《别录》）“哀”，之于艺术，实在比“乐”更有心灵的震撼力！

只直观地来看吧，阿根廷的探戈就满载着忧郁的情调。在我们看来，舞蹈本是欢快的，可探戈舞者却满脸凝重。但情感的张力就蕴藉在这内在的紧张中。我国的文学中，素来有“发愤著书”和“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愤怒者，必有“心中块垒”，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郁闷”。纵观我国的文学史，实例太多了。被放逐而作《离骚》的屈原，因秉笔直书而遭宫刑的《史记》作者司马迁，愤世嫉俗、归隐田园然而“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的陶渊明，以至“为茅屋所破”而哀歌的忧国忧民的杜甫，以至“言及国事，流涕痛哭”、“忧民怀凛凛”的陆游，哪一位不曾郁闷过？

现在要说到俄罗斯民族了。我断言它是一个忧郁的民族，可以普希金的一句话为证。普希金阅读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不禁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但紧接着，我又更深一层地想下去：俄罗斯人为什么忧郁？我们没法对一个民族做这样的人类学分析——看它的基因中的“黏血质”成分如何。若探究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须分析他的生活经历，那么一个民族呢，看来就该看它的历史。我先想到的是两个字：苦难！

俄罗斯特有的忧郁，大概首先来自于它所饱尝的苦难！这种悲苦，正如穆索尔斯基的名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那个“疯僧”用俄罗斯民歌特有的“哭腔”所唱的：“哭泣吧，你们这些民众，命中注定了，黑暗将笼罩大地！可悲的大地，你也哭泣吧！俄罗斯的人民，哭泣吧，饥饿的人民！”

俄罗斯的确是一个尝尽人间苦涩的民族。单说那里的自然环境。那片广袤的土地，一年到头——至少是大部分时间，被阴沉的天空所笼罩，被无垠的冰雪所覆盖，物质的匮乏，交通的艰难，饥饿，冻馁，贫困，疾病，与人们形影不离。当然，苦难的意义并非只在于自然条件。那么试看俄罗斯民族的有文字记载的一千多年的苦难史。

原本散居着诸多部落的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兴起的一些“公国”，刚刚有了些繁荣的迹象，一个“横刀立马”的强悍民族（蒙古）便从东方杀过来了。紧接着，俄国人便俯首称臣，向蛮横的异邦人“纳贡”。这屈辱的日子居然延续了三百年。外来入侵者终于退却了，俄罗斯建立了统一国家，这是

好事，不料，人民又遭遇了一位举世闻名的暴君——伊凡雷帝。不用细说他的杀人如麻，只需看看列宾那幅油画——《伊凡雷帝杀子》的鲜血淋漓的场面吧！再往后，俄罗斯人迎来了一位“改革派”皇帝——彼得一世，他引进西方文明，带来民族振兴，功不可没，但改革与专制相伴随，皇权仍然重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何况还有那一直绵延至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更是一团压在俄罗斯人心头的久久不散的阴云。农奴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庄园主的恩准，他们就休想离开土地半分。俄罗斯人的苦难更在于他们的抑郁的内心。

俄国人的苦难或许可以用知识阶层这面镜子反照出来。此话怎讲？可以说，劳动大众的太过深重的苦难强烈刺痛了知识分子的心灵，以至于造成了俄国文化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特质：发自内心地以下层人民的苦痛为苦痛。被称为俄国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在一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倾吐过一句肺腑之言：“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就不光心灵受伤，他居然“被苦难和对苦难人们的怜悯折磨得精神失常”（别尔嘉耶夫语）。列夫·托尔斯泰呢，一生都被自己的“特权”地位所折磨，平民化，当庄稼汉，成了他孜孜以求的理想。

大概正是俄罗斯人的极深的苦难，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忧郁的主调和性格上的“多愁善感”。这种忧郁年深日久就成了一种创作的冲动和灵感的来源，同时给艺术家的作品涂了一层伤感的色调。那淡淡的忧伤，绵绵的愁绪，无处不在地汨汨流淌，就是表达欢乐的时候，似乎也有有一种悲情如云一般地暗暗涌动。悲情，似乎在欢乐的时候也甩不掉，就像复调音乐，那相伴相随的一支旋律总附着在为主的旋律上。这摆脱不掉的忧郁与其说来自他们的心绪，不如说来自他们长年铸造的性格。我总感觉，俄罗斯人对于苦难有一种惊人的承受力。他们其实也会发泄，也有幽默感，只是在常态下，这些总被压在内心的最底层。忧郁，还派生出他们性格中的内向的一面。于是他们的艺术也带上一种内省式的沉郁。

也许正是这种忧郁，总使俄罗斯的艺术家用去摄取生活中的悲剧题材。看看苏里柯夫的历史画，观者的心总难免像被坠上铅锤似的。苏里柯夫的被称作“三部曲”的三幅历史画代表作，都是很沉重的题材。《女贵族莫洛佐娃》描绘的是分裂派教徒遭沙皇镇压的场面，主人公乘坐雪橇，身体被铁镣捆绑着；《禁卫军临刑的早晨》描绘的是即将被处死刑的射击团的成员与亲属生离死别的场面；《缅希科夫在别列佐夫》则描绘了一个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的彼得一世时代的高官，那低矮昏暗的小屋已容纳不下昔日公爵的无边的悲愤。

再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诗《死之岛》。他的音乐所传达的阴郁气氛甚至超过了他所取材的勃克林的同名油画。他选取了一首天主教的送葬歌曲《怒神之日》作为乐曲的主题，跟随那低沉的哀悼情调，即使没见过勃克林的画，也会联想到劳伦斯的诗歌《死亡之船》那样的伤感。拉赫玛尼诺夫为何选了这样一个音乐题材且不去管，单听听他的内心独白也就差不多可以明了。在一封写给美国女诗人莎吉尼安的信中，他表达了在伤感与快乐两种主题中尤其偏爱前者的观点。他说：“光明、欢快的色彩与我合不来。”无独有偶，他钟爱的素歌主题《怒神之日》还屡次被柴可夫斯基所采用；晚辈肖斯塔科维奇不甘落后，也把它用在自己的交响乐曲中。

说到柴可夫斯基，他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想来大家都不陌生。柴可夫斯基被称作“伤感作曲家”，这似乎不能涵盖他的全部创作。但他的《悲怆》的确曾带来音乐厅的满场泣声。当然，受众的感动首先得自于创作者的预先的感动。柴可夫斯基 50 岁那年，以为跟他有着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资助人梅克夫人突然跟他断绝交情，这种低落的情绪或弱或强或明或暗一直延续到他的逝世（53 岁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创作的《悲怆》，也染上这种心境的色彩，应在情理之中。但他的内心的一贯的忧郁并不能仅由梅克其人来解释。柴可夫斯基曾有这样的告白：“做一个艺术家该有多幸运啊！在我们切身体验的极残酷的时代里，只有艺术，才能使我们摆脱令人窒息的现实。”唉，艺术只因能够消除愁闷，才弥足珍贵，可见艺术家难耐的处境。此外，我们还可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纤柔细弱的小提琴的弦音把我们引入悲凉忧伤的寂寥世界，那好似人声叹息的悄然的结尾，实在给我们留下了“绕梁三日不绝”的愁韵。“艺术家是时代之子”（席勒语）。“时代的忧郁”，怎样驱动有才情的人们去创作，就不用说了。

还有，俄罗斯的民歌历来主要采用色彩暗淡的小调（指调性中的大调和小调概念），我们也该说，这小调也是从忧郁的血液中流出来的。罢了，接着该说一说使俄罗斯成为“艺术王国”的俄罗斯人性格的另一面了。

积郁既深，必致爆发。而且积郁愈久，爆发愈烈。忧郁与爆发，在一定意义上说，该说是孪生兄弟。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利，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要求公正的反抗”。忧郁与爆发，或许是心境的两极，然而在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那里，实在得到了内在的统一。